谁在瓜分人行道

陈友泉

有位在沪工作的外国朋友离开上海时,有人请他提意见,他犹豫一下说了这样一句话:“上海没有人行道!”初听,有点愕然,细想,钦佩他的直率。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自然不会没有人行道,还不是一条二条,而是有几千条吧。这位外国朋友的意思当然也不是说真的没有人行道,而是说上海的人行道被占了,行人行路难啊!

人行道,顾名思义应该是给行人走路的专用道。可是,去看看吧,上海的许多人行道确实已经“走了样”:商店随意把货架延伸到人行道上,尤其是一些水果店,喜欢如此扩张地盘;流动摊贩更是人行道的常客,一铺开来至少占去三分之一的人行道;非机动车也成了人行道的“主人”,甚至简直就是“霸主”,正向、逆向,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五花八门的广告也喜欢在人行道占一席之地,立体广告、座椅广告、吊空广告还有花花绿绿的广告旗,让你目不暇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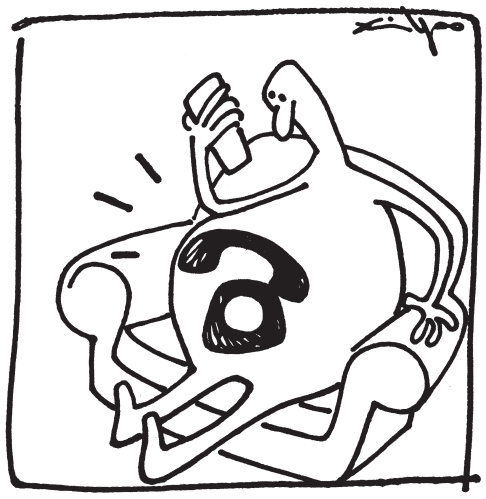
笔者居所是沿马路的大楼,大门前就是人行道,世博会前进行了拓宽,非常漂亮。可周围居民没高兴几天,不久,西头就用白粉画了一长条自行车停放点,又在中间一段画了助动车停放点,人行道被缩小一半以上。更不可思议的是,近日突然出现了一只不锈钢大箱子,门紧锁,显得很神秘,不知是何方神圣放的?有天晚上外出散步,忽见箱门打开了,一个环卫工人正把一只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放进箱内,看样子是饮料瓶等可回收的废弃物,原来神秘的大箱子是环卫工的小仓库,居然就在人行道上“安了家”。

这样许多与人行道浑身不搭界的东西瓜分了人行道,还能留下多少路给行人行走呢?在一些比较狭窄的人行道上,行人实在无路可走,只能走到马路上去,成为交通事故的隐患。

行人是有行路权的,这样的人行道现状严重侵害了行人的行路权。那么,谁应该对这种现象负责呢?是交通管理部门还是市容监管部门?长期以来,我们城市管理总是“以车为本”,“人行”则不大被重视,导致人行道被瓜分的现象积重难返,成为城市管理的软肋。

我想,我们应该对那位外国朋友说:上海是有人行道的,只是需要“还路于民”而已。

灯花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有些人手机片刻不离身,却不懂“身体”打来的电话。

鸿门宴遗址怀古

钱汉东

在我国,“鸿门宴”的故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成语,可谓家喻户晓。我当教师时,高中语文名篇司马迁的《鸿门宴》曾教过二十多遍。对传统的项羽仁慈之说心存疑惑,渴望到楚汉相争的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看看。然而,每次路过西安皆行色匆匆,无暇造访。日前,我终于下决心专程来到鸿门宴历史遗址考察,了却我盘桓心头这个愿望。

鸿门宴遗址,南依骊山,北临渭河,地处潼关通往西安之要道的新丰,距秦兵马俑博物馆才五里路。遗址前横着一公里长的峭塬,中间如刀劈似的断为两半,南北洞开,犹如城门,鸿门由此得名。遗址景区大门上有一副令人玩味的对联:“楚霸王刀光剑影鸿门设宴;汉高祖绝地逢生千古留名。”鸿门宴现存遗址用青砖砌成一个古城墙高台,台前塑着项羽、刘邦、范曾、张良等人像。高台北面建了一座蒙古包似的军帐,据说是项羽的中军帐。帐内模拟鸿门宴时的场面,塑有“项庄舞剑、樊哙闯帐、沛公逃席、范曾长叹”等塑像,再现了鸿门宴的紧张气氛。遗址一侧为项王营,里面所有的建筑及陈列则均系新造之物。

楚汉争霸的年代离我们已久远矣,现场唯一留下来的就是“汉代茅厕遗址”,据说是历史真迹。当地政府竟然煞有介事地为之刻石立碑道:根据考古发掘和《史记》记载,此处为刘邦如厕之地。厕所四周用木栅围住,里面用长方形玻璃罩罩着,野草已覆盖茅坑。我见过徐州龟山汉墓中的茅厕,与今人所见蹲式茅坑并无明显差异。鸿门宴会上,刘邦从此厕遁出,经小道回到灞上,逃过一劫。此说是否靠谱,我不敢认同,毕竟两千多年了,姑且听听罢了。

后人对项羽评价众说纷纭。项羽生前就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的评价,司马迁说道:“背关怀楚……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而我曾细读《史记》《汉书》中所有楚汉相争的记载,窃认为项羽最终放过刘邦,除项伯、张良等人的机缘外,最重要的是利益的妥协。在项羽的眼里,关中之地乃是楚之核心利益所在,秦王朝的都城重地。刘邦既然已放弃了关中,并低头称臣,帮助项羽看管秦都咸阳,从道义上而言,刘邦占有道德高度,让项羽无言以对。由此可知,在鸿门宴上刘项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项羽拿到了掌控天下的关中,刘邦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反之,刘邦不愿交出关中的实际控制权,定会遭来杀身之祸,不存在“妇人之仁”。

事实上项羽要杀掉刘邦,机会是很多的,绝不是只有鸿门宴一次。项羽主持分封长达四月之久,与刘邦常有接触,想要除掉刘邦易如反掌。项羽之所以不杀刘邦,就如《樊郦滕灌列传》所说,“项羽亦因遂己,无诛沛公之心矣”。项羽既定目标已经达到,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彼可取而代之”,又留下仁慈之美名,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刘邦曾许诺要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这显示了刘邦的机智,其诺言没有兑现。稽查《功臣表》,项伯受封为射阳侯,于汉九年死后,爵位传给其子项睢,不久项睢犯罪被革掉,没有依汉初惯例将爵位传承,也没有将女儿嫁过去的记载。刘邦在鸿门宴前的许诺完全是政治人物的权宜之计。

清人郑板桥认为:“《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为最。”同行考察的仲明兄读完刻在照壁上的司马迁的《鸿门宴》,感慨地说:“司马迁真是旷世奇才,艺术地再现这场惊心动魄的事件,而遗址呈现的场景,远远不及文章来得精彩。”

排座位的技巧

周炳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住房的改善,许多人倾向于在家里宴请宾客。我参加过不少家宴,发现家宴的成功与否和主人如何安排宾客的座位很有关系,再结合我自己的体会,提些建议给拟在家里请客的朋友作参考。

一般而言,饭桌上不宜超过12人。如果人数过多,再加上客人们互不熟悉,端坐饭桌又无法近距离交谈,非常尴尬。

非常熟悉的两位客人不要安排他们贴邻而坐。否则的话,他们可能整个晚上只顾自己交谈,弄得其他人很扫兴。所以,不妨让不十分熟识但可能彼此会因交谈而得益的人贴邻而坐。例如:把追求时尚的人和喜欢服饰的人结伴而坐,也可以让准备自己创业的人和做银行信贷的人坐在一块,说不定还有合作机会呢。

当然,坐在一起的人最好有一些共同点,如生活背景相似、相同的嗜好等,便于启动谈话。一次成功的聚会离不开有品位、有闪光点的谈话,但同时又要避免宾客之间因看法不一致而激烈争执。有一个窍门:邀请2–3位情绪稳定的朋友,他们擅长有亮点的话题,但不会因自己的观点受到反对而失态。

宾客中的夫妇,通常应该分开坐,使他们能跟其他宾客多交谈。最好让夫妇之间保持两个座位的间隔,便于他们用眼神交流、彼此照应。把性格外向、精力充沛、善于交谈的人置于长桌居中间的位置是绝好的主意——让他们成为谈话的发动机,营造气氛。

主人的座位应当是在长桌的尽头靠近厨房的一侧,方便主人及时收去桌上的空盘,或者是去厨房搬菜、拿酒等。主人往往会把脾气古怪、常会提出不甚得体问题的客人安排在自己边上就坐,便于控制他(她),免得惹其他客人讨厌。饭桌一旦遭遇“冷场”,主人就应该重新启动话题,记住,最现成的话题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话题:他们正在吃的东西。

所以,在拟定邀请名单时,你就应该考虑安排谁坐在哪儿,谁和谁一起坐。如果让宾客有机会结识新的朋友,甚至建立了友谊,那就是一个成功的晚宴。恭喜你!

夜光杯

东阳婚酒习俗

吉杨

工地上有不少浙江东阳人,几年下来彼此间都很熟悉了。

2008年春节过后上班,年逾三十的水电工小黄塞给我一袋喜糖,说是他结婚了,春节在家办的喜酒。“你才结婚?”我闻言一头雾水:小黄的女儿暑假来工地我见着过,早已经念小学四年级了,怎么他才刚刚想到办结婚仪式!

他嘿嘿笑着说:“老家人都是生完孩子再结婚(摆酒席)的,我的师傅还是在养了第二个女儿以后才办的酒,甚至有的人家子女要成家了父母才办酒席。”我老大不解:有着木雕和建筑之乡美誉的东阳,怎么会有这样一种习俗?因为心里头存着疑团,所以逮到那里的人就想打探明白,无奈答复都是“咱们那里就这样的”。

这边厢还在追根寻源,而东阳那边厢近年婚酒的习俗正在悄然改变,至少在我所接触的青年人中间,结婚就立马办喜酒发喜糖,不再沿袭早先那种风俗,说如今家里头也不差办喜酒这几个钱了。我恍然大悟,早先的答案不说自明,其实就是一个“穷”字,只是碍于面子不说破罢了。

发喜糖的年轻人说:东阳原本属于人多地少的穷山区,农村年轻人都出外打工谋生,几年下来挣不了几个钱;再加一穷二白的家底,到了婚嫁年龄,父母和本人“合力”也根本办不起像模像样的喜酒。男女双方只能开张结婚证了事,待积攒到一定钱财后才能操办此事。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当地这样一种习俗。甚至有很多夫妻打拼了一辈子,也难遂此心愿……

记得我头回去东阳游玩,要点当地的特色菜。餐馆端上的其他菜品都忘记了,但对其中的玉米糊糊及笋干却印象颇深。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陪同的主人却不想动筷,他说以前粮食不够吃,拿这个玉米糊糊当做主食,至于这红烧笋干,以前上学每个孩子都带一大罐子,作为一个星期的菜肴,又没有丁点油水,只是搁点盐连酱油都不舍得放,真的是吃腻了。尽管现在餐馆做的玉米糊糊里头添了蜂蜜和桂花,笋干也是浓油赤酱,滋味比以前大不同了,只是一想到以前的日子,仍会条件反射。

抚今追昔,东阳人的感触尤加深刻。随着生活日趋富裕,“风俗与化移易”(韩愈语),依靠的是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东阳人的勤劳拼搏,农村青年人才能与外面的婚俗接轨。东阳习俗的变迁,折射出我们社会的明显进步。

窝棚里的琴声

赵宗斌

正是“杏花春雨江南”的季节,我来到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镇。天上开始飘起了一些雨丝。那满塬满坡的苹果花,远远地望去,似烟似雾,渐渐地走近,又成了盏盏花灯,光晕朵朵,走到近处,那苹果花瓣犹如片片银白色的鱼鳞,晶莹剔透,真是美不胜收!我骑车徜徉于花海之中,心旷神怡。忽听得一缕琴声悠悠飘来,琴声飘荡在花海之间……我立即停下车来凝神谛听。那琴声忽徐忽急,徐时如渔舟唱晚,急时如金蛇狂舞;那琴声忽高忽低,高时高亢激昂,低时如泣如诉……这花海,让我似在画中;这琴声,又让我似在梦中。

于是循声寻去,发现琴声是从道旁的一间简陋的窝棚里逸出的。我不想打断琴声,便在窝棚门边席地而坐,放下背包,取出几只冷馒头,就着半壶清水,慢慢地咀嚼着那琴弦上流淌的音符。可能还是惊动了窝棚里的拉琴人,琴声戛然而止,一位老者站立在我的面前。他长条身材,身板挺拔,面容清癯。手里提着一只热水瓶,对我说:“朋友,喝点开水吧!”我立即起身,拱手致谢。

他提起我的背包,邀我进屋,说:“雨下大了,进来坐坐,雨歇了再走!”我进了屋,见迎面墙上挂着一把二胡,看成色有些年头了。我说:“你拉得太好了,我是被你的琴声吸引过来的。”他淡淡一笑道:“过奖过奖,只是爱好罢了。身无长物,唯此破琴也!”我说:“有此长物,一生有知己啊!”他说:“遇到知音了。你想听,山人可以为你拉一段我自己写的曲子,听懂了,我留你一顿饭。我平生只以音乐交朋友。”

我正襟危坐,双目微闭,洗耳恭听。只听得那弓弦抖处,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个少年,有点稚嫩,有点青涩,有点忧郁;接着一段抒情的慢板,似乎是一个青年在江边漫步,那饱满的激情,似乎抒发着青年的理想、抱负;不久,那老弦上低沉的诉说,似乎是中年人的沉思,还带着一点哀怨;然后,时而是子弦上的高音,似乎有雄鹰展翅的激昂,时而是老弦上的低音,仿佛是痛苦的挣扎;终于,曲子进入尾声,那琴声中,忽然带出了阴霾中的一缕阳光,像是夕阳映照下满目青翠的山林,最后那长长的泛音中,我似乎看到了暮归的老牛和负锄的农人……听罢此曲,我把感受告诉他,一直神色淡然的他,终于发出了清朗的笑声。握着我的手,他说:“果然是行家。知音,知音啊!”

他转身掀开桌上的盖碗,是大半碗白菜烧豆腐:“我说过留饭的,看,这是我自己吃的菜,你就着把你的馒头吃完,好赶路!”

我不客气地吃起来。此时,外面的雨停了,老者攥起一把锄头对我说:“你慢慢吃,我要去河边看看,刚才风雨很大,我担心刚种的树苗。”“你还在河边种树?”我有点诧异。他说:“刚才那段乐曲的最后,就是描绘我如今的生活的,要不一起去看看?”我当然乐意,三下五除二地把饭吃完,便跟着他出门。

爬过一个坡,前面就是一片宽阔的河谷,密密麻麻地种着一片白杨,老者随口吟道:“岸边小树一丈长,峪底白杨杯口壮,退耕还林农夫笑,满眼黄土不飞扬。”老者说:“这片林木是我五年来栽种的!”他像一个慈祥的老人看着满堂的子孙般地沉醉:“中央政府一出台这个政策,我就感到希望来了。种一亩地,奖励一百五十元,十亩以上,奖励递增,谁种的归谁。这可不仅是个人利益问题,它关系着黄河两岸的水土保持,关系着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啊!从终日应酬的官场中解脱出来,我在这里找到了归宿。”

雨后的空气湿润而清新。已是夕阳西下时光,我告别了老人,也带走了老人的琴声。

七夕会 影音方圆

手游社交化

张力平

手游正在成为最主流的电子游戏方式。3G网络、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人们闲暇时间的碎片化共同驱动着手游市场爆发式增长。

手游是掌机游戏的进化。目前,智能手机在硬件配置水平上已经不逊传统掌机,而令用户上手更快的全触屏式便捷操作方式,更使其足可与掌机媲美。智能手机不但具有与掌机类似的便携性,更有将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等多种功能合一的高整合性。

然而,由于手游开发门槛低,手游数量越来越多,游戏内容同质化现象普遍,玩家对游戏黏性降低,大大缩短了手游的生命周期。“出的多,死的多;出的快,死的快”成为手游产业的发展的瓶颈。

然而,微信社交手游《经典飞机大战》却出现了爆红的戏剧性结果。这款看似普通的游戏之所以受玩家欢迎,盖因其强大的社交性。由于太多的人将微信植入了自己的社交生活,喜欢在微信这种触手可及的小圈子上分享自己的新鲜事,“打飞机”的关注度大幅飙升。它让数以千万计的玩家随时随地联网对战、竞赛PK、分享成就、交友交流,充分满足了玩家在游戏体验中对“荣誉”、“目标”、“互动”、“惊喜”等需求。

这是一个社交化的时代:无社交,无移动互联网。手游是增长潜力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社交元素更不可少。微信“打飞机”的风靡凸显了手游社交性的重要,只不过这项成功因微信的强大而被惊人地放大。

目前,手机社交化还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手游和移动社交将更多融合,成为信息消费的一大爆发点。

今宵灯谜

文新甫

解甲归田

(四字商家用语)

昨日谜面:头雁(《三字经》一句)

谜底:人之初(注:雁形呈人字)